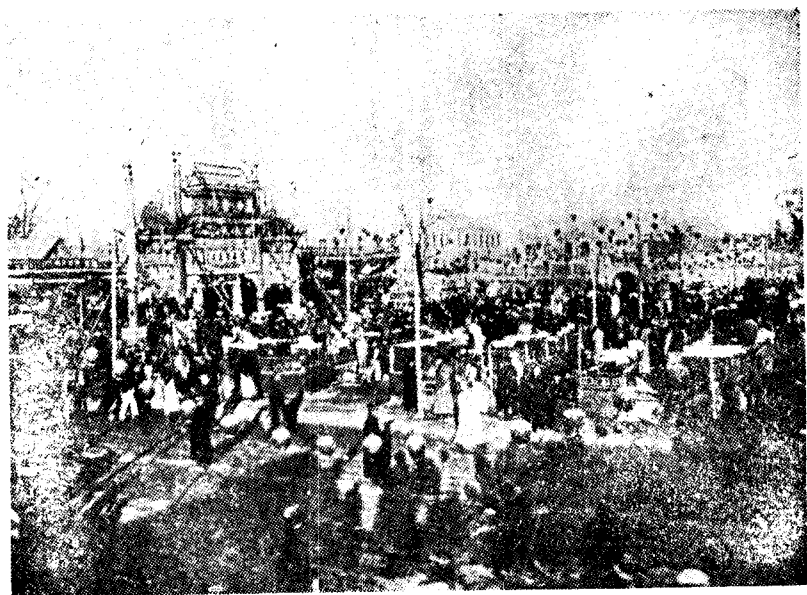


北 京 古 籍 叢 書

孫殿起
輯

琉璃廠小志

北京古籍出版社



一九一六年春節廟甸市集



琉璃廠古玩攤

文昌會館碑文

蓋聞為善以誦有繼圖始尤貴成終北京舊有書行向分南北之域南人極多北人甚少每逢會議諸多不睦於是北人之徐志洵劉清淮魏顯泰者始創其端廣為籌化特恐大厦之成非一木所能支遂糾集各鋪夥友人等合劇湊錢於同治三年置買沙土園路舊次神廟一座添修文昌會館名為北人公會之地然廟內住持不敢顯赫將廟費與外人而徐志洵者銳意從公甘改其姓僅名志洵為僧多年竟終其身事莫難於創始雖難起有人尤賴前賢如徐君者急公好義勇於從事令人欽佩不忘嗣經孫廣威魏占雲王光前諸人添購房屋屢次修葺至今面貌巍巍庶免陋室遭譏殿閣重重並蒙神人默佑但所置者地基遼闊年湮代遠不免亡羊之失茲集同人公衆商酌擬建一碑謹將殿宇若干個地址若干丈劃清界限垂諸永久供奉文昌帝君火帝真君朔望拜跪以肅觀則前六家值年輪流經理每歲二月初三日文昌聖誕演劇團拜共襄盛舉庶人力盡而神以妥靈神道彰而人必獲福矣

西房火神殿三間 南北耳房各二間 北正房三間
南房三間 東房六間 臨街大門一間 文書殿三間
東西平房各一間

現在值年

張文藻	榮錄堂	劉玉奎	韓華堂	丁夢松	韓林蔚	翰文齋	李廷鼎	榮寶齋	經香閣	張炳文	文友堂	魏占雲	孫廣盛
-----	-----	-----	-----	-----	-----	-----	-----	-----	-----	-----	-----	-----	-----

光緒三十四年歲次戊申七月上浣穀旦立 花翎同知銜丁酉科拔貢故邑翟泰鴻書

出版說明

自清朝中葉起，北京的書店和字畫、文具等業逐漸集中在琉璃廠一帶。百餘年來這裏形成了文化市街；它不僅在北京有名，在全國也是著稱的。同時，每年新春，廠甸有集市，書店和其他商業都在此設攤，遊人極多，成爲北京的歲時盛事。因而清代以來，有關琉璃廠的吟咏記載散見於各家集內和報刊上的很多，但過去還沒有人整理過。

本書是前琉璃廠通學齋書店孫殿起先生用了很長時間所搜集的資料，有的是摘自書刊，有的是訪問所得，其中除包括有關琉璃廠書業情況和變遷、廠甸風光、書畫題跋以及當時文人故居等資料外，還有關於慈仁寺、隆福寺等處書店的記載。絕大多數詩文是寫於清代的。

孫殿起先生在琉璃廠幾十年，平日留心書籍，曾出版過「叢書目錄拾遺」、「販書偶記」、「清代禁毀書目（補遺）」和「清代禁書知見錄」各書。本書是他隨見隨錄、零星抄存的，凡有關琉璃廠和書肆的文字，雖屬點滴，概予收入，原稿未及整理，孫先生即逝世；孫先生故後，經他的外甥雷夢水以及張次溪、陳懷谷、趙羨漁先生略加整理，分別門類，編成此書。

我們出版這本書，僅是提供有關琉璃廠的一些原始資料，供研究者做參考。至於章節編排，都依原稿，未作更動。

琉璃廠小志

本書根據北京出版社一九六二年本重新排印，稍有增刪。

目錄

編纂凡例

琉璃廠示意圖

第一章 概述 附敘廠詩輯.....一

第二章 時代風尚 附瑣記.....一九

第三章 書肆變遷記 附古玩業、其他行業.....一〇〇

第四章 販書傳薪記 附古玩字畫等業.....一九六

第五章 文昌館及火神廟 附慈仁寺書市、雜事詩輯、琉璃廠附近之名迹等.....二七三

第六章 學人遺事 附訪書瑣記.....三二三

附錄

琉璃廠書畫題跋匯編.....三七三

海王村所見書畫錄.....四六四

海王村遊記.....四六七

編纂凡例

一、本志所輯資料，博採約取，力求翔實。凡詩文筆記，或諸家志乘中有與琉璃廠及北京書市有關者皆在取材之列，并按其性質分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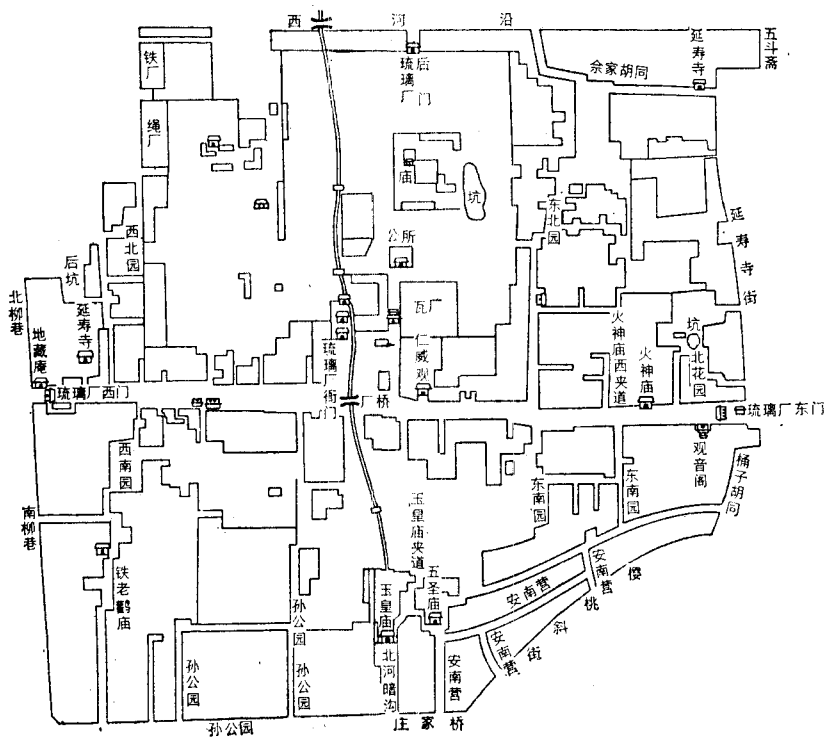
二、琉璃廠書市歷年最久，享名亦最著，海內學人研究典籍，罔不於此求之。廣安門內之慈仁寺，清初亦有書市，爲時雖暫，而流風餘韻，屢見於前人記述。東城隆福寺街書肆林立，盛況僅亞於琉璃廠。九城各巷，若東安市場、西單商場、北新橋、宣內大街、地安門大街及以前之護國寺、宣內海市街等處，亦皆有散設之書肆，例得並存，附於有關各章後。讀者於此，可得北京數百年來舊書業之全貌。其他若字畫、古玩等業，間亦附錄一二。

三、北京舊書業及字畫文玩，其所操事業，率皆師弟相傳，各有淵源，茲將其師弟系統，詳爲編列，以書業爲文化事業中之主要部分，故名之曰販書傳薪記，而以字畫文玩等業附其後。編排次序，大致依各店鋪開辦年月之先後，間有一店數易其主而店務不改，則續於其後，不另起訖。

四、本志所記書業，以舊書爲主，至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以及其他新書肆，因非舊書系統，故不列入。

五、有關琉璃廠古迹及書市紀述之專書，其罕見者，收入附錄，以廣流傳。

琉璃厂示意图 櫪乾隆間繪本



琉璃廠示意圖說明

右圖系據清乾隆時內府所制京城地圖繪成；去今二百餘年，疊經變革，已非舊觀。彼時全廠面積寬廣，東至五斗齋，西至方壺齋，故老傳說「東有五斗，西有方壺」，卽此謂也。其四至：北至西河沿，南至庄家橋及孫公園，東至延壽寺街及桶子胡同，西至南、北柳巷。廠甸中間有橋一座，橋北卽琉璃窖。橋下通渠，北自西河沿而來，南達虎坊橋。廠橋以東，俗名廠橋東，西稱廠橋西。橋之南北，本爲通渠，後漸淤塞，東西兩岸，積土如丘，淤泥污水，臭氣薰天。琉璃窖前之隙地，自康熙年間，經窖廠監督汪文柏之倡議，建築房舍，招商承租，自此商賈雲集，乃成喧市。其後燈市又在此舉行，游人益衆，遂有光廠之稱。廠橋廢于民國初年，改明溝爲暗溝，橋已失其作用矣。

第一章 概述

琉璃廠，遼時京東附郭一鄉村耳，元於其地建琉璃窑，始有今名。清乾隆後，漸成喧市，特商賈所經營者，以書鋪爲最多，古玩、字畫、文具、箋紙等次之，他類商品則甚少。舊時圖書館之制未行，文人有所需，無不求之廠肆；外省士子，人都應試，亦皆趨之若鶩。蓋所謂琉璃廠者，已隱然爲文化之中心，其地不特著聞於首都，亦且馳譽於全國也。茲特匯集古今關於琉璃廠事迹之記述，以供後人研究琉璃廠歷史變遷之參考。所收資料，首重全面，其記敘某一部分之資料，則列於次要。

琉璃廠沿革考

張涵銳

琉璃廠，在遼時，地處京城東郊，野曠人稀。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年），窑工取土於廠中隙地，於地穴下得李內貞銘石，有埋葬於京東燕下鄉海王村等字，始知地卽遼之海王村也。舊有延壽寺，寺基原極廣廓，東至五斗齋，西至方壺齋，故老相傳『東有五斗，西有方壺』，卽指此。廠址則北至西河沿，南至臧家橋及孫公園，東至延壽寺街及桶子胡同，西至南、北柳巷。廠甸中間有橋一座，橋北卽琉璃窑。今則僅和平門外，從西河沿以南，直抵琉璃廠中間（南新華街北口）南北十字路口一

帶，始稱廠甸。

自廠橋以東，俗名廠橋東，西稱廠橋西；直至清中葉，仍是荒村景象。在元代（一二七七年——一三六七年）官方開始在此建立窑廠，制造琉璃瓦器（按：一九五三年，北京師範大學在此增建房舍，開基取土時，發現琉璃磚瓦及磨制瓦漿之大石磨盤數座）。

元代建都北京，名大都城，設窑四座，琉璃廠窑爲其中之一。分廠在三家店，派工到西山採取制琉璃瓦器之原料，由水路運至海王村之琉璃窑，以備燒制。緣元代由此地至西山，水道暢通，可以用船只啓運也。

至明代，琉璃窑規模更爲擴充，向由宮內太監掌管窑廠。清代仍如明舊，有時兼派工部郎中分掌各職。

琉璃廠窑所製器物，有背獸、仙人、走獸、垂脊、攔頭、拈頭、套獸、吻匣、合角吻、勾頭、滴水、正當勾、斜當勾、壓帶條、平口條、門當花、扇面、穿花龍扇面、花槓帶、花歡門等類花樣，以及其他器物。按製造所用原料，乃一種白色軟石，質細色白，由山中鑿挖以後，碾成細粉，再和泥成漿，以腳踏之，使其糝潤粘合，捏成各式磚瓦形狀，曝於烈日之下，使其中水分退淨，再以細刀鐫刻各種花樣，復置於陰涼處，然後始能入窑。至於琉璃之色彩原料，多系金屬礦質，絕非植物色素，例如綠色乃取銅中精華，藍色乃洋素翠料，此項材料，出自龍門之赤城，所稱紫石者是也。以水和金屬礦質之色素細研成漿，調以馬牙石，成後則可閃爍發光。凡用琉璃瓦蓋成之殿宇屋頂，終

年累月暴於風雨烈日中，而永不褪色者，以色彩融合在礦質分子中，故經久不變。按琉璃廠所製器物方法，昔人曾編有專書，名琉璃志，所記極詳，雖至微如每件磚瓦以及各種器物之尺寸質量、售價，皆有詳細記載，惜出書極少，流傳不多。

明末詩人吳梅村詩集中，有咏及琉璃廠詩云：『琉璃舊廠虎坊西，月斧修成五色泥。徧插御花安鳳吻，絳繩扶上廣寒梯。』所稱舊廠，當是彼時早已知名。吳梅村故宅在驢馬市魏染胡同，即窑廠之西南約半里許，彼時居民不多，房舍亦少，可以遙望也。

明代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七日有燈市，向在東華門一帶展出，隨後漸漸延長至燈市口。清初，南移於琉璃窑前，搭棚懸燈，一時稱盛。日間窑廠之前，百戲雜陳，鑼鼓震天，游人紛集。同時爲適應社會需要，出售書籍、字畫、古玩、兒童玩具及各種食物攤，鱗次櫛比，此即廠甸市集之開始與書肆之來源。

北京書市之變遷源流，有資料可考者，遠在明代。胡應麟少室山房集中有述及北京城內鬻書情形，蓋即琉璃廠書市之濫觴。吾人欲知北京書市，溯本求源，當以此段資料爲最早。胡氏云：『凡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之外，及拱宸門之西。每會試舉子，則書肆列於場前。每花朝後三日，則移於燈市。每朔望並下澣五日，則徙於城隍廟中。燈市極東，城隍廟極西，皆日中貿易所也。燈市歲三日，城隍廟月三日，至期百貨萃焉，書其一也。』當時書市在內城者，即今前門內及東城之燈市口、西城之城隍廟街一帶。

清初書市，移於南城廣安門內慈仁寺，今名報國寺。王士禎池北偶談云：『己亥於慈仁市上見客氏拜三字名刺，朱克生以三錢得之，賦客氏行。』又香祖筆記云：『每月朔望及下浣五日，百貨雲集，慈仁寺書攤只五六，往時間有秘本，二十年來絕無之。』此卽城南有書市之始。所稱往時間有秘本，二十年來絕無之，則貨源漸稀，秘本難得，可知慈仁寺書市在彼時已漸步入衰落之境矣。

琉璃廠書市發展時期，當在清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年）四庫開館之日起。當時參與工作者，多系翰詹中人，且多寓居宣南，而琉璃廠地點適中，與文士所居密邇，又小有林泉，可供遊賞，故爲文人學士所常至，書市乃應其需要而設。翁方綱復初齋詩集注云：『乾隆癸巳，開四庫館，卽於翰林院藏書之所，分三處：凡內府秘書發出到院爲一處，院中舊藏永樂大典內有摘鈔成卷匯編成部者爲一處，各省採進民間藏書爲一處。每日清晨，諸臣入院，設大廚，供茶飯，午後歸寓，各以所校閱某書應考某典，詳列書目，至琉璃廠書肆訪之。是時浙江書賈奔轅輦下，書坊以五柳居、文粹堂爲最』云云。所稱校閱某書，應考某典，詳列書目至琉璃廠書肆訪之，可見當時琉璃廠書肆藏書之豐富。而四庫全書之成，浙江書賈搜集之功，亦復不淺。

琉璃廠早年規模較大之書店，首數老二酉，起自明代，至清末始歇業。乾隆時琉璃廠書肆情況，益都李文藻所著琉璃廠書肆記所載頗詳。李氏文中，敘及當時地方情形，爲考早年琉璃廠沿革風物所不可忽略者。文曰：『琉璃廠因琉璃瓦窰爲名，東西可二里許。……橋居廠中間，北與窰相對。橋以東，街狹，參以賣眼鏡、烟筒、日用雜物者。橋以西，街闊，書肆外，惟古董店及賣法帖、裱字

畫、雕印章、包寫書稟、刻板鐫碑耳。近橋左右，……遇廷試，進場之具，如試筆、卷紙、墨壺、鎮紙、弓綳、疊褥，備列焉。』

乾隆三十四年以前，琉璃廠書市情況，略如上述。茲補述琉璃廠地區景物，亦談琉璃廠史者所不可不知也。自明季清初，琉璃廠一帶，仍存在遼京東郊時況味，至清中葉之後，始漸成鬧市。其資料散見於前人詩歌中者，清初龔鼎孳琉璃廠眺月同伯紫孝阿詩中有『……林塘意外幽。晴沙初吐月，高樹總浮秋。捫蘿石磴寒，山容薄醉看』等句，惟所稱林塘高樹、老蘿石磴等景物，已渺焉弗存，土山亦被剷平，更無從西矚香山疊翠矣。又魏象樞琉璃廠見白鸚鵡有感一詩，可以考見廠甸在二百年前密林深處，曾有販鳥之市；詩中有『秋雲高漠漠，是爾人林期』，藹然仁者之言，有無限情懷，寄於微禽，亦惟野曠之區，能見秋雲高飛也。又康熙時汪文柏之庚辰秋琉璃廠監造屋宇冊籍走筆書懷詩，對於清朝入關後琉璃廠變化情形，言之歷歷如繪，而琉璃廠一帶平民之苦況，更能描寫盡致，將此反抗心情，傳之詩篇，尤難得也。詩曰：『有明戶口聚，九門患居民。皇朝定鼎初，出令從城闔。圖地分八旗，天兵爲比鄰。外城足官地，架屋許都人。所以琉璃廠，衡宇如魚鱗。生聚六十年，結構非無因。秦魯豫吳越，黔蜀楚粵閩。九州同復載，率土皆王臣。竭來多僦寓，名利羈其身。土著取租值，微薄堪養親。若論公家地，履畝稅始均。遺民費資斧，庀材及陶甄。奈何起閭架，此議太不仁。況有難徭苦，露肘衣懸鶉。皇恩方浩浩，四海蠲租頻。如何輦轂下，翻令人嘆呻！余有守土責，實難減我唇。不顧司空怒，痛哭爲具陳。體君愛黎庶，豈愁大吏嗔。位卑耻無

權，有志終不伸。聊成五字詩，語鄙意頗真。倘值採風者，爲我獻楓宸。疲氓得蘇息，霜霰回陽春。』又乾隆時楊道生九日偕薌延登琉璃窖土山遲近園不至詩云：『夕陽在林皋，往往從幽步。今日繼斯遊，登高正宜賦。雖無岡巒勢，頗得烟霞趣。之子期不來，白雲隨去住。』亦可見彼時之土丘，尚可一登也。又同時洪亮吉十五夜琉璃廠步月詩云：『一市人如海，塵從隙處穿。帷車排巷窄，社火壓場圓。濁酒呼朋飲，奇聞借客傳。欲尋容足地，飛爆向肩然。』彼時蓋已步入鬧市階段。而殘存松楸廢冢，尚未盡除，見於嘉慶時蔡夔月夜游琉璃廠後山詩云：『步月城南隅，行行到山嘴。一徑入松楸，高塹訝新起。』亦實錄也。又同時人張尹登廠阜記中云：『寓居琉璃廠仁威觀之呂祖祠。琉璃廠者，京師雅游之所，東西兩廠門，中去一里許，無雜物，悉列書籍、圖書及鼎彝諸古玩器，以屬於觀門之外。觀之內，一二道士亦不俗，時聞琴聲鏗然。祠爲觀別院。自余與二僕口語才歇，便寂如野處。又旁出門，向西山，每當日入月出，山景浮來，扑瓦上，一市蒼然。觀右有閣，顏曰瞻雲，乃廠正門也。時有工部郎驕從呵斥，不得入。十月十一日乃遊焉。黃碧盈目，悉成龍鳳花卉之狀，所謂琉璃者也。周遭數里，中有一小阜，高丈許，登之則西山蹲其側，諸省府悉綴於南，凡予曩所遊，咸在空濛中，以神來會。北向則宮闕參差，列於天半；……』可見當時審嚴門禁森嚴，平時禁人入內，非至十月十一日不得入覽，惜無人考定十月十一日究爲如何之典制也。廠甸早年風光，及新年中出售兒童玩物之品種，散見於詩文中者，有明代劉侗等帝京景物略中之春場篇云：『東之琉璃廠店，……賣琉璃瓶，盛朱魚，轉側其影，大小俄忽。別有銜而噓吸者，大聲咏咏，小聲啾啾，曰倒

掖氣。』此明代琉璃廠市所售之兒童玩物也。又龔鼎孳有初春琉璃廠燈市肇開觀者甚盛詩云：『天寶傳遺事，華燈帝闕東。即今多錦樹，依舊領春風。簫鼓千官暇，樓臺百戲中。小侯金彈子，斜日落雕弓。』所敘燈市情景，歷歷如繪。宋犖筠廊偶筆有倒掖氣條云：『京師琉璃廠，有賣倒掖氣者，劉公猷秋部買得一枚於馬上弄之，謂汪若文民部琬曰：此事可入彈章』云云。此物究屬何形，有何害處，今已無考。又汪啓淑水曹清暇錄云：『頃於琉璃廠見一鬼工球，對心四寸許，牙色微黃，共十三層，以銀針撥之，層層可轉。』此物當系粵東所鑄象牙球類也。又吳錫祺有正味齋日記云：『新年朝元會罷，士大夫聯裾接轡，以縱遊觀，至收燈而止，謂之光廠。百戲之屬，則有演書、跳毬、料虎、馴熊、幻技、喬妝，窮變盡巧。』按向聞光廠之名，今始有征。又潘榮陞帝京歲時紀勝云：『琉璃廠在正陽門外之西。廠制東三門，西一門，街長里許，中有石橋。橋西北爲公廨。東北樓門上爲瞻雲閣，卽審廠之正門也。廠內官署、作房、神祠之外，地基宏敞，樹林茂密，濃陰萬態，烟水一泓。度石梁而西，有土阜高數十仞，可以登臨眺遠。門外隙地，博戲聚焉。每於新正元旦至十六日，百貨雲集，燈屏琉璃，萬盞棚懸，玉軸牙簽，千門聯絡，圖書充棟，寶玩填街。……』周廣業過夏雜錄云：『正月朔至十七日，琉璃廠市集最盛，書畫珍玩花木俱在火神廟。百戲雜物，在廠橋北隙地。』勞之辨靜觀堂詩集中有琉璃行云：『長安遊冶兼佳麗，春日春風盛鳴曳。白雀爭燃蓮剎燈，青蛾競訪梳台髻。正陽門外鬧元宵，金懷花驄意氣驕。十里香塵迷錦幃，三更烟火走虹橋。繁華更數琉璃廠，五色雲中黃赤壤。裝得龍樓帝子居，燒成鴛瓦冬官掌。人工天巧讓皇都，賽月光侔不夜珠。琥珀枕由